

罗杰·格林博士，《美国基督教》，第 6 节，乔纳森·爱德华兹和第一次大觉醒

© 2024 Roger Gree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关于美国基督教的讲课。这是第 6 节，乔纳森·爱德华兹和第一次大觉醒。

我正在谈论这个话题，所以我想读一下我们刚刚谈完的乔纳森·爱德华兹，但我想看看我们开始后是否有关于乔纳森·爱德华兹的问题。

您所知道的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布道是他最著名的布道，即《火与硫磺》。那篇布道的标题是什么？《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您应该知道。

现在，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布道，但不知何故，那篇布道却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因此，今天我想读的是布道结尾附近的一段。这是乔纳森·爱德华兹传福音的一面。

就是这样。现在你有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基督敞开怜悯之门的一天，正在向可憐的罪人大声呼喊。

在这一天，许多人蜂拥而至，涌向上帝的王国。每天都有许多人从东、西、南、北赶来。许多人最近都处于和你一样悲惨的境地，但现在他们却过得很幸福，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对他的爱，他爱他们，用自己的血洗净了他们的罪孽，他们为上帝的荣耀而欢欣鼓舞。

在这样的日子里，看到那么多人吃喝玩乐，而你却憔悴不堪、奄奄一息，看到那么多人欢呼雀跃、歌唱心声，而你却有理由因为内心的悲伤而哀悼，因为精神的烦恼而嚎叫，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在这样的条件下，你怎么能休息片刻呢？你们的灵魂难道不像谢菲尔德人民的灵魂一样宝贵吗？谢菲尔德发生了伟大的复兴，人们每天都涌向基督。所以，如果今天有什么可读的，我想乔纳森·爱德华兹的《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是合适的。我正在阅读教学大纲第 13 页和 A 部分，乔纳森·爱德华兹的生活和事工。

那么，在我们今天早上开始之前，你对乔纳森·爱德华兹有什么问题吗？他是这门课上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人之一，我不想太快讲完他。只给他一节课的时间让我有点紧张，但我们必须继续讲下去。但是，你对他、他的生活、他的事工、他的神学、乔纳森·爱德华兹的神学有什么问题吗？你对他是谁、他有多重要有了解吗？还有里卡多？我想我对他有一个很好的了解，或者举例来说，当我们想到乔纳森·爱德华兹时，我们的脑海中会浮现出哪些关于他的名字、我们喜欢的生活和事工的主要细节？对。

好吧，乔纳森·爱德华兹，人们会问我几个问题。第一件事是我们提到过的，但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他是一位出生于美国的神学家和哲学家。

所以，他不是外来人。他不是从美国来的，但他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东温莎。所以从美国教会的经历来看，他是我们中的一员。

他为我们提供了他自己出生在这个国家、出生在殖民地等经历。所以，我认为他很重要，因为他在很多领域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他是一位哲学家、神学家、自然科学家，显然也是一位语言学家。

所以，他拥有如此广博的知识。但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他把所有这些都奉献给了上帝的王国。他可能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也许在上帝的王国之外也广为人知。

但他在自己的内心和生活中把一切都带到了王国和基督的统治之下。所以，他非常了不起，而且他这样做也毫无畏惧。他没有道歉。

哦，我是个基督徒。但是，他无所畏惧地挺身而出捍卫基督、捍卫教会、捍卫上帝的王国，面对他那一代人。所以，我想我也会这样评价他。

毫无疑问，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是的，阿米·爱德华时代的追随者们，到底没有延续宿命论的什么思想？他们延续的是什么思想？爱德华时代的人，他们是他的真正追随者，他们也是，无论是他的儿子还是他班上的其他人等等。所以他们真的从他那里学到了东西，并不反对他们的老师、他们的主人的一切，但

Commented [TH1]:

有些事情和意志自由，爱德华时代和乔纳森·爱德华兹之间有点分歧，有点分道扬镳。

此外，乔纳森·爱德华兹相信原罪。他认为我们都继承了亚当的罪孽等等。特别是我提到的第四位爱德华兹主义者不相信原罪，他相信原罪只是亚当的罪孽。

这不是转移，但事实是，人类和亚当一样有罪，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亚当的复制品。乔纳森·爱德华兹不会同意这一点。所以，现在，我提到他们的原因是因为，在整整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他们作为传教士、教师和作家对美国的生活和文化产生了影响。

所以确实有重要人物。现在，我们不追随爱德华兹派。我的意思是，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追随爱德华兹派。

因此，我们在课程中不追随爱德华兹派，但他们的影响力确实很大。但他们尊重乔纳森·爱德华兹。他们爱他。

他们非常了解他的神学等等，但他们确实有自己的出发点。所以，爱德华兹派，有很多关于爱德华兹派的著作。所以，阿斯库会提到他们。

哈德曼也会提到爱德华兹派。爱德华兹派非常漂亮，但也是一个重要的群体，因为他们是第二代，他们认同他的一些观点，但又不同意其他观点。是的，还有其他一些。

是的。是的。他们就是这么想的，认为他的标准太高了。

他不允许半途而废的事情；人们会进入教堂，因为那里有一个公理会教堂，但他对此非常不满。所以，牧师的会众之间发生了真正的冲突，但他不会让步。我想你会感觉到乔纳森·爱德华兹，他有一些非常坚定的观点和一些非常重要的想法。

作为牧师，他不会就此让步。但是，他们的会众有权投票罢免他们，他们也这么做了。嗯，是的，他不认为这是进步的。

是的。他认为这很可耻。半契约和公理教会向任何人敞开大门加入教会。

他认为这不符合圣经。他不认为教会历史有这样的记载。因此，他极力反对，但这是教会的，所以他们可以投票罢免他们。

但今天，我的意思是，我确信存在这样的情况，也许你们在教会中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但今天肯定是这样的情形：牧师可能对某些事情非常保守，想要非常符合圣经等等，但会众可能更加自由，可能会发生冲突，或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也许会众更保守、更符合圣经、更正统，而牧师可能非常自由，也可能会发生冲突。所以，我确信我们今天会看到这种情况，但是是的。

是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圣公会与圣公会的分裂，顺便说一下，我们会讨论圣公会这个名字的由来，但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圣公会脱离了圣公会，他们不一定是因为某个问题而分裂，而是因为整个权威都被美国圣公会的领导层完全破坏了。所以这是对的。

整个教派因此分裂。这是事实。因此，我们今天确实在教派间看到了这一点。

还有关于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其他事情吗，或者我们应该继续讨论下去？好的。我想我们继续。如果你有教学大纲，第 13 页，如果有帮助的话，我还想谈谈其他三位重要的领导人，关于第一次大觉醒。

乔纳森·爱德华兹并非唯一功臣。你必须看到的是，其他领导人也与乔纳森·爱德华兹并肩工作。美国生活和文化中发生了一场巨大的运动，这一点毋庸置疑。

那么，我们先从你可能最不了解的人开始，那就是西奥多·J·弗里林海森。以下是弗里林海森的出生日期。西奥多·J·弗里林海森，我想如果你看到这个名字，你可能会对自己说，天哪，弗里林海森，在我看来，这看起来像一个荷兰名字。

嗯，那是因为它是荷兰名字。Theodore J. Frelinghuysen 是新泽西州的一位荷兰归正会牧师。所以，他是荷兰归正会的。

如果您来自新泽西州，您就会知道这里有一条弗里林海森高速公路。有些东西是以西奥多·J·弗里林海森的名字命名的。所以这个名字您可能有点熟悉。

但他是荷兰归正会的信徒。他想做的是给荷兰归正会带来复兴，但你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巡回传教士，就像下个世纪的巡回卫理公会传教士一样。他是一个巡回传教士。

因此，他确实到过纽约和马里兰等中部殖民地，传播福音，因为他觉得荷兰归正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变得过于安逸，而且实际上并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充满活力的教会生活。然而，现在还有其他人受到他的影响，而他影响最大的另一个群体是长老会。因此，有些长老会去听西奥多·J·弗里林海森的布道，他们把他的复兴主义带回了他们的长老会教堂。

所以，他的影响力确实超出了他的教派。而且，就像我说的，他可能是第一批大觉醒传教士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但却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关注他。

现在，认识他的人是吉尔伯特·坦南特。这是第二个。所以，我们来谈谈吉尔伯特·坦南特。

听过他布道并深受感动的人之一是吉尔伯特·坦南特。吉尔伯特·坦南特是长老会教徒，但这里有一个西奥多·J·弗雷林海森对长老会牧师和传教士影响的很好例子。吉尔伯特·坦南特是长老会教徒。

现在，我们需要讲述一些关于吉尔伯特·坦南特的故事，以便了解第一次大觉醒的来龙去脉。他父亲的名字很重要，威廉·坦南特。所以，你要记下他的父亲，威廉，1673-1746。

顺便说一句，这张照片有点像吉尔伯特，也就是我们谈论的那个人。然而，他的父亲威廉·坦南特是一名长老会教徒，他确信殖民地的长老会牧师没有接受正确的传道培训。他们没有接受正确的培训，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他的三个儿子身上。

他有三个儿子即将进入神职部门，所以他决定在家里训练他们。现在，你知道，当你想到神职培训时，我们仍然处于，你知道，17 世纪到 18 世纪，但那时还没有神学院，不像我们今天所想的神学院。这些稍后才会出现。

因此，威廉·坦南特决定在他家旁边的一座小楼里训练他的三个儿子，那是他家旁边的一间小木屋。所以，他们进入那间小木屋，在那里接受父亲威廉的牧师培训。其他长老会成员嘲笑威廉·坦南特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认为他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们不认为他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为什么要训练自己的儿子成为长老会牧师等等。

所以，他们给它取了一个嘲笑的名字。这是一个嘲笑的名字。他们叫它原木学院，原木学院。

哦，好吧，原木学院。可笑的是，这些人是在原木学院接受培训的。好吧，我只是想确保我们明白，威廉·坦南特和他的儿子笑到了最后，因为原木学院于 1746 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

它最初名为普林斯顿新泽西学院，但在 1746 年，它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创始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之一。这就是一切的开始。现在，值得注意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是由长老会创建的。

所以，我们有清教徒创办的哈佛大学。我们有浸信会创办的布朗大学。现在我们有了长老会创办的普林斯顿大学。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笑到了最后，不是吗？好吧，吉尔伯特·坦南特。现在，吉尔伯特·坦南特为长老会做了同样的事情。吉尔伯特·坦南特显然位于新泽西州。

他走访了新泽西州的长老会教堂，为这些教堂带来了巨大的复兴。他也向中部殖民地扩展了一点，但他确实知道。新泽西州才是他真正复兴的地方。因此，我们感谢吉尔伯特·坦南特在新泽西州，尤其是长老会教堂为上帝所做的工作。

我在普林斯顿神学院获得了 MTH 学位，普林斯顿神学院有一个 Tennant 校区，因为他们追溯了 Tennant 家族的起源。他们有一个 Tennant 校区，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校园里非常显眼，就在普林斯顿大学旁边。所以，它实际上在同一个校园里。

这就是吉尔伯特·坦南特的故事，他是一位伟大的福音传道者和复兴者，尤其是在长老会中。所以，我们有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人。我们还有第三个人，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和我，希尔德布兰特博士，我会经常谈论他，他的名字是乔治·怀特菲尔德。

乔治·怀特菲尔德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有些事情，我不会像谈论乔纳森·爱德华兹那样花太多时间谈论乔治·怀特菲尔德，但他对第一次大觉醒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需要谈谈乔治·怀特菲尔德。

首先，让我告诉你他的出生日期，1714 年至 1770 年。乔治·怀特菲尔德是英国圣公会教徒。根据他的教会归属，他是英国圣公会教徒。

因此，爱德华兹是公理会教徒，弗里林海森是荷兰归正会教徒，坦南特是长老会教徒，现在乔治·怀特菲尔德是圣公会牧师。乔治·怀特菲尔德在生命的最后获得了一个恰当的头衔。他被称为“大巡回传教士”，因为他的传教工作，尽管他是一名圣公会牧师，尽管他为英国圣公会和美国的圣公会传教，但他的传教工作，我想今天我们会称之为跨教派的。

他更像是一位为所有人传福音的传教士。他并不局限于某个教派。因此，他被称为“大巡回传教士”，部分原因是他曾七次航行到美国，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

因为在那个世界里，要在船上待 10、12、15 周，穿越波涛汹涌的大西洋，然后乘船回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乔治·怀特菲尔德来过这里七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怀特菲尔德的一幅画像。

所以现在，他已经航行了七次。所以，这是一个难题。希尔德布兰特博士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乔治·怀特菲尔德埋葬在哪里？诡计。这不是一个诡计问题。这个问题有答案，但谁知道答案呢？乔治·怀特菲尔德埋葬在哪里？他被埋葬在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离这里不远。

他只坐船回家过六次，因为第七次航行时，他正在新罕布什尔州传教。他病了。他们把他带到了纽伯里波特。

他住在牧师家里，那间教堂的牧师，他参与建造了这间教堂。他去世后，人们把他埋葬在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的教堂里。他们把他埋葬在讲台下。

那么，你们中有多少人去过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的教堂，在讲台下参观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坟墓？你们中有人这样做过吗？好的。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和我很高兴这样做了。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有一天，你可以去那座教堂，然后他们会很乐意带你去地下室，带你去参观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埋葬地。但另一件事是，当你走进教堂的门厅时，你会发现教堂里有很多关于乔治·怀特菲尔德的书籍、手稿和很多东西，因为他帮助建立了那座教堂。所以，有很多关于乔治·怀特菲尔德的东西。

所以，他七次航行到这里，六次航行回家，现在他被埋葬在距离这里约 10 到 15 英里的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所以，这就是乔治。愿上帝保佑他。

所以，他真的很重要。好的。现在，另一件事。

是啊，亚历山大？这是一座长老会教堂，位于纽伯里波特的一座老南长老会教堂。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去看看。你一定不想错过乔治。

你想见见乔治。天哪，他就在我们家后院。事实上，当他们第一次把乔治埋在讲台下时，他们没有棺材或任何东西。

我猜他裹着寿衣之类的。有些人对乔治非常着迷，当他们去看他时，他们会开始啄食他的骨头，以便可以带一个战利品回家。所以他们最终不得不把他放在棺材里，这样他的崇拜者就不会继续占用乔治家的一部分。

所以，他就埋葬在纽伯里波特。对。我们现在可能就要讲到这一点了。

那么复兴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么，复兴就在我们迄今为止讨论过的三个人中，即乔纳森·爱德华兹、福雷·海森和吉尔伯特·坦南特。复兴通常相当受控制。人们皈依了，信奉了主，加入了教会。

这可能更像是葛培理的复兴，一种相当受控制的复兴。现在，乔治·怀特菲尔德会有所不同，因为他在露天布道。好吧，我们来谈谈这个。

所以，他的复兴有时会走向极端。我们会谈到这一点。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谈论的这些人，我想说他们已经复兴了。

乔纳森·爱德华兹提到了一些过度行为，这可能是复兴的缘故。但到目前为止，与乔治相比，我们看到的还算温和。不是因为……哦，好吧。

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过渡。谢谢你的过渡。

乔治。乔治来了。现在，这是乔治布道的一个例子。

1740 年，据估计，当时他住在这个地区，估计他在 1740 年的一个月里每天向 8,000 人布道。他在这些伟大的露天场所布道。其中之一当然是波士顿公园。

事实上，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听乔治·怀特菲尔德布道时就见证了这一点。事实上，乔治·怀特菲尔德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布道者，但他也在有自然声音的地方布道。所以，他可以一次向 8,000 或 10,000 人布道，人们可以听到他的布道。

他们可以听到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布道。本杰明·富兰克林见证了乔治·怀特菲尔德在费城时；本杰明·富兰克林绕着人群的边缘走，他总能听到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布道。所以有一位伟大的传教士，但有自然的声学环境，这样人们才能听到乔治的布道。

现在请记住，我们没有这些东西，麦克风，以及所有这类东西。所以乔治·怀特菲尔德正在布道。是的。

那么你是说每次有 8,000 到 10,000 人参加，比如在活动上？通常每次活动都会有 8,000 到 10,000 人参加。在 1740 年，我们知道他每天向大约 8,000 人讲道，但他确实每天讲道很多次。所以，并不是每次活动都有 8,000 人参加，但我们知道有时有 6,000、8,000 和 10,000 人可以听他讲道。

这真是太了不起了。那么现在，情况如何呢？乔治在布道方面与爱德华兹、弗里林海森和坦南特有什么不同？乔治·怀特菲尔德坚信他应该在露天布道。他坚信他不想在教堂布道；他想去波士顿公园布道。

他想去露天传道。这就是他能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听他布道的原因，因为他会去像波士顿公园这样的地方，他会打开讲台，我马上就会告诉你，然后他就会开始传福音。所以，乔治·怀特菲尔德在某种意义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或者他会去城镇，在镇中心停下来，开始在镇中心布道。人们会出来听乔治·怀特菲尔德布道。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有趣的经历，但我当时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名为朱纳鲁斯卡湖的卫理公会教堂。

那里有一座美丽的博物馆。有一天我走进博物馆，发现博物馆里有乔治·怀特菲尔德的讲坛。他发明了讲坛。

都是可折叠的。然后当他走出去，比如，进入波士顿公园时，他会打开，打开这个东西。它就像在滚轮上，所以你要试着把它滚出来。

然后他会打开这个东西。我应该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张照片。他会打开它，然后它就有楼梯了。

所以，他会爬上楼梯，然后那里有一个讲台，你可以把它放在那儿。他会走上讲台，开始讲道。所以他发现这种露天讲道可以拯救人群。

乔治·怀特菲尔德以此闻名，这非常了不起。现在，他也会在其他地方布道，任何地方，当然是在教堂，但在露天，他会在任何他能找到的地方布道。所以，这是乔治布道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么，我们之前对讲道的定义是什么呢？有人记得我们谈论乔纳森·爱德华兹的时候吗？我们对讲道的定义是什么？讲道是上帝的真理通过个性传达。乔纳森·爱德华兹的个性截然不同，他讲道时一直盯着钟声，教堂的钟绳，像一个争论不休的人，而乔治·怀特菲尔德则相反，因为乔治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些树桩站起来讲道。看看可怜的乔治的遭遇。

我的意思是，左上方的那个人正在吹号，下面的人正在敲鼓，因为他们想劝阻他传道，然后一小群人走了过来。有些人真的想听乔治讲道，但这些都不打扰他。顺便说一句，长话短说，说服约翰·卫斯理的是乔治·怀特菲尔德。

现在，我们还没有谈到卫斯理，但他说服了约翰·卫斯理在户外布道。约翰·卫斯理也是英国国教徒。他不相信这一点，但乔治·怀特菲尔德说服了他。

他们是朋友。乔治·怀特菲尔德说服他，你需要在人们聚集的露天场所传教。所以，这是新的。

这是第一次大觉醒时期其他传教士没有做过的事情。这是乔治·怀特菲尔德布道的另一个例子，他正在布道，我想显然人群在更仔细地听。顺便说一句，他总是穿着他的领子、圣公会的领子、长袍等来布道。

所以，他就像乔治·怀特菲尔德一样在户外布道。这真的非常了不起。好吧，从布道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不同的个性。

亚伦？没关系。是的。嗯，是的，圣公会的领子，我的意思是，圣公会在亨利八世统治下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但他们保留了很多礼拜式的服饰和一些礼拜仪式的部分内容。

所以，我想这是很自然的演变。这些人都是牛津人。所以，在牛津，当你去牛津当学生时，你会穿着长袍等等。

现在这些人被任命为牧师。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相当自然的演变过程，但我从未真正研究过它。但是是的。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传教士。你看，乔纳森·爱德华兹非常谨慎，乔治则不然。乔治就是这样，是的。

所以，这很美；是的，从某些方面来说，他是个狂野的人。他真的在外面布道。所以，这与乔纳森·爱德华兹的性格不同。

这就是乔治。好吧。还有几件事要说一下乔治。

我称之为福音的背景。福音的背景非常重要。因此，我想就福音的背景和向乔治传福音讲四件事。

关于它有四件事。好的。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事情，但只是为了记在你们的笔记里。

首先，他在户外布道。换句话说，他没有被限制在室内空间或室内教堂里。乔治没有被限制。

这就是我们想说的一件事。好的。我们想说的第二件事是，他用人们的语言来布道。

我们稍后会在查尔斯·芬尼和德怀特·L·穆迪身上看到这一点，但他用人们的语言讲道。这并不是说他不懂圣经的语言。他很了解圣经，很了解圣经。

他是一名牛津学生，但他试图用人们的语言传道，使福音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让他们的生活能够理解。所以，他用普通的语言向人们传道。所以，第三件事是，他可能与乔纳森·爱德华兹有点不同。

第三件事是他的诉求，诉求是针对人们的内心、体验、情感和心灵。所以你确实有一些诉求。你提到有人问我，你在复兴中确实有一些过度行为，但他的布道针对的是人们的内心、情感和体验。因此，他的布道不是；我在这里有什么？这是一种理性的布道。

也许你可以说乔纳森·爱德华兹的辩论方式就像一名律师。其他人确实如此，但乔治·怀特菲尔德却不是。所以这是第三点。

好吧。第四，他是后来很多布道的灵感来源，例如第二次大觉醒，因为第二次大觉醒中有一个元素，就是乔治·怀特菲尔德之后的布道，露天布道，向人心布道等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榜样。

好的。现在，如果你看看这四件事，在露天布道、用人们的语言布道、瞄准他们的心和情感、激励人心。如果你看看乔纳森和乔治·怀特菲尔德布道的这四件事，你可以说这四件事在更广泛的文化中被政治化了。

更广泛的文化认识到，这种东西可以用于政治，不仅仅是这些宗教传教士，而且这种东西以新的方式影响了美国文化的政治生活。我们将在介绍一些贡献时看到这一点。但是，乔治·怀特菲尔德和第一次大觉醒所发生的事情将对更广泛的文化产生巨大影响。

就做事方式而言，乔治·怀特菲尔德也许最有发言权。所以我们想记住这一点。让我看看我现在在哪里。

然后我们说他在纽伯里波特去世了。太好了。好的。

让我在这里看一个问题。那么，让我先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会给你们周五的休息时间。

是的，是的。对。不是这种风格。

这种风格将对当今更广泛的美国文化产生影响。绝对如此。

是的。是的。而且，而且是的。

当我们收到这些捐款时，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我们会再次强调这一点。像清教徒州长、约翰·科顿这样的人。

对。是的。是的。

他们是由会众选举产生的。好吧，你必须是会众教会的成员才有投票权。而且只有男性才有投票权。

但他们并没有发表演讲。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在殖民地生活中是真的。

殖民地的政治生活就是这样。基本辩论都是在教堂里进行的。人们投票，但与美国革命初期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平静的过程。

现在再看看今天。今天不是很平静，不是吗？不是；我们今天不太平静，但当然我们不能责怪乔治。是的。

至于皈依者的数量？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谈到这些人的影响时，我们会发现，除了美国总统之外，他是美国文化中最著名的人，这真是太神奇了。人们知道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名字，但不知道除了总统之外的任何人的名字。所以，我认为他对本杰明·富兰克林有影响，但本杰明·富兰克林仍然是自然神论者。

他并没有伟大的皈依经历。也许是因为他的信仰方式，也许是因为他对普通民众、他们的语言和心灵的吸引力等等。但他确实对更广泛的文化产生了影响。

第一次大觉醒也是如此，因为人们开始加入教会、去教堂等等。所以，它的影响肯定很大。是的。

还有别的，周五休息 10 秒钟。这很难令人相信。对第一次大觉醒的反应。

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一次大觉醒的结果。我认为我们今天不会讲完所有这些，所以我们可能不得不等到星期一。没关系。

那么，好吧。那么，对第一次大觉醒的反应，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了吗？每个人都认为这是美国公众生活中发生过的最伟大的事情吗？嗯，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第一次大觉醒有反应。

我要提到其中三个。首先，一些教派之间存在分歧。一些教派在第一次大觉醒期间分歧很大，但没有哪个教派比长老会更分歧严重。

现在，这并不意味着你们有两个长老会教派，因为你们没有。你们最终会有不同的长老会教派。这并不意味着你们没有；你们有两个不同的长老会教派。

但长老会内部确实有两个不同的派别。一个派别被称为新派。另一个派别被称为旧派。

好的，这样你就能了解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现在，新党是一个热爱复兴、传福音和人民虔诚的政党。如果这意味着放宽一些限制，那就这样吧。

如果这意味着也许有时普通人会去传教，那就这样吧。就新派而言，这是上帝的工作。好吧，所以第一次大觉醒，这些人都支持它。

好吧，很明显，是老派。长老会内部的老派，更加传统，更加保守。老派中有些人确实希望长老会受到更加严格的控制。

尤其是在任命牧师方面，情况更是如此。谁应该站在讲台后面布道？你会让一些外行人站到讲台上开始布道吗？不，你不会这么做。老派说不。他们在这些事情上更传统，更保守。

因此，他们倾向于将第一次大觉醒视为反基督教。第一次大觉醒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而旧派则极力反对。现在，正如我所提到的，这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教派。

这意味着，在一个长老会教堂里，你可能会有新派的人。在同一个教堂里，你可能会有老派的人。所以这是教派内部的分歧，但长老会是最多的。对第一次大觉醒的第二个真正反应是一个名叫查尔斯·昌西的人。

现在，这个名字读起来很棒，不是吗？查尔斯·昌西。查尔斯·昌西，听起来很老练，不是吗？查尔斯·昌西。他很老练。

他是波士顿第一公理会的牧师。查尔斯·昌西大声反对第一次大觉醒。他认为第一次大觉醒对教会来说完全是一场灾难，是教会的耻辱。

因此，在周日早上，在这个富有且有影响力的波士顿人聚集的非常有名望的教堂里，查尔斯·昌西试图说服他们，第一次大觉醒是基督教史上最糟糕的事情。

所以，通过他的布道和教导，他试图说服他们。他也不认同第一次大觉醒中强调的许多神学，比如耶稣的神性等等。

所以，他最终成为了一位论派。所以，他放弃了三位一体神学和三位一体信仰的想法，放弃了这一切。他最终成为了一位论派，不是在那个时候，而是最终成为了一位论派。

因此，查尔斯·昌西非常、非常激烈地反对第一次大觉醒运动，而且，我要说的是，他是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强烈反对者。您可以想象，查尔斯·昌西在波士顿布道的时候，乔治·怀特菲尔德正在波士顿公园召集 8,000 人，聆听上帝的话语，人们成为信徒。因此，波士顿对此发生了相当大的冲突。

所以，查尔斯·昌西。第三，大学内部存在反对意见。有些大学认为大觉醒，第一次大觉醒，并不是一件好事；它非常反智，非常反理性。

因此，在大学里，教授、校长和学生都反对第一次大觉醒。好吧，哈佛和耶鲁就是两个例子。哈佛和耶鲁反对第一次大觉醒，这很有趣。

哈佛大学是由清教徒创办的，目的是培养清教徒传教士。耶鲁大学是由公理会创办的，目的是培养公理会传教士。你可能会想，他们竟然反对第一次大觉醒，这太奇怪了。

此时，哈佛开始成为一神论派。现在，虽然还有几年才完全实现，但哈佛开始成为教授一神论的地方。它被称为一神论之地，一神论大学。

好吧，那人就是可怜的约翰·哈佛，你看到的是他的雕像，约翰·哈佛的坐像，在哈佛园里。如果他知道他的哈佛大学变成了一神论大学，那他一定非常悲痛。耶鲁大学也将成为一神论大学，但关于耶鲁大学的故事很有趣，长话短说。

现在请记住，我们现在处于第一次大觉醒时期，从 1734 年起，一直到独立战争。耶鲁反对这种说法。耶鲁对此很不满意。

但耶鲁大学将成为 1800 年美国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发源地。因此，有趣的是，现在在大学校园里，人们都在反对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但耶鲁大学将迎来真正的转机，并将成为美国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中心。所以，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但你会对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产生反感。

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好吧。让我回到正题上。

很多事情都是在公众场合发生的。乔纳森·爱德华兹也有一些过激行为，但很多事情都是在公众场合发生的。普通民众正在成为基督徒。

此外，有时，在某些情况下，普通人会站起来，根据圣经说话。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所以，它们就是不可能发生。

你可以想象查尔斯·昌西晚上在波士顿公园散步时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到处都是喧闹声，一些人试图大声呵斥惠特菲尔德，另一些人试图轻描淡写，还有一些人试图听他说，还有人晕倒了。他们觉得这根本就不好笑。

这里简直就是马戏团。所以现在，如果你花点时间想一想那里发生了什么。约翰·卫斯理现在在英国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复兴。

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不必担心。约翰·卫斯理被说服在户外传教，就像乔治·怀特菲尔德说服他户外传教一样。但约翰·卫斯理在英格兰的复兴中有些过度了。

其中之一是，当他在布道时，我们假设这是卫斯理在伦敦。当他在布道时，人们开始像狗一样嚎叫。他们在礼拜期间开始像狗一样吠叫。

所以，他们就一直叫个不停。约翰·韦斯利觉得这根本就不好笑。他和乔治一样，非常专制。

所以，他停止了整个演出。我们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你能想象如果像查尔斯·昌西这样的人晚上在波士顿公园散步，乔治正在布道，然后他听到人们开始像狗一样狂吠吗？

他会认为他们疯了。所以，这些过度行为才是最大的问题——第一次大觉醒的阻力。

第一次大觉醒遭到了三次重大反对和三次重大批评。是的。你举手了吗？是的。

我本来想问一些关于一神论的问题。是的。我们将讨论一神论。

因此，我们会经常谈论一神论，因为它在美国教会生活中非常重要。但从根本上讲，它否定了三位一体信仰，并形成了一个教派。为什么这对这些人如此有吸引力？对。

是的。我们会经常谈论这个。是的。

好的。现在，我想做的最后一件事，正如你们在课程大纲中看到的，是看看第一次大觉醒的结果。我把它分为两个方面。

我将其分为神学结果和社会结果，因为它们对我产生了双重影响。现在，显然，两种方式都有影响。好的。

因此，第一点是神学贡献。我们已经在乔纳森·爱德华兹的著作中提到过这一点。但是，由于第一次大觉醒，加尔文主义在美国教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重新兴起。

所以，请记住，清教徒带来了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逐渐衰落。我们提到的那四个人，第一次大觉醒的四位领袖，都是加尔文主义者。

这就是他们的神学倾向。他们是加尔文主义者。例如，乔治·怀特菲尔德就是加尔文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宿命论问题上与他的朋友约翰·卫斯理意见相左。

但我们所研究的四位传教士都是加尔文主义者。所以他们复兴了加尔文主义。这是一次整体复兴。

毫无疑问，美国生活的钟摆又摆回了加尔文主义。第二，经验虔诚在这里复兴。

经验虔诚的复兴。好的。这意味着基督教不仅仅是合理的教义知识的问题。

基督教与心灵有关。它与你自己的经历有关。它与你自己的内心生活有关。

这和这个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称之为体验式虔诚。第一次大觉醒的传教士不仅向人们的头脑传教，而且向人们的心灵传教，这意味着他们向整个人传教。

所以，在第一次大觉醒中，你经常会看到这种现象。第三，宗教生活面临的重大考验。宗教生活面临的重大考验是个人皈依。

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能否见证你已经接受基督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这是对宗教生活的主要考验。所以，你是否知道教会的所有教义？你是否知道教会的所有赞美诗？你是否知道圣经的所有经文？不是那些东西。那些东西都很好，但它们不是你宗教生活的主要考验。

有很多人虽然知道很多教义、很多圣经经文、很多赞美诗，但他们并不是基督徒。他们可能看起来像基督徒。他们可能去教堂，他们可能能够背诵所有这些圣经经文。

但在第一次大觉醒中，主要的考验是个人皈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回到了清教徒的时代。因此，这一点变得很重要。

第四，它激发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前两个我们已经提到过了。我们提到过普林斯顿大学，它是由长老会创建的。

我们提到了布朗大学，它是由浸信会创办的。它最初被称为罗德岛学院，后来改名为布朗大学。以下是一些地方，其中两个我们没有提到。

皇后学院成立于 1766 年，现名为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州立学校，但由荷兰归正会于 1766 年创立。随后，达特茅斯学院于 1769 年作

为一所公理会学院成立。达特茅斯学院在此之前曾向美洲原住民传教，但最终采用了这个名字，并将该日期作为其成立时间。

好的，有一些神学贡献。毫无疑问。所以我把这些放在神学而不是社会学下，因为神学在这些地方的教义中很重要。

这就是他们成立的原因：教授神学、培养传教士等等，以不同的传统。所以，我决定把它们放在神学贡献下。好的，让我只提一下社会贡献。

社会贡献是第一位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普通人的地位得到了提升。毫无疑问。普通男人、普通女人的地位现在得到了提升。

并以两种重要方式提升。我今天不会讲完所有这些，但至少我会在今天开始，我们将在周一完成。以两种方式提升，我们都提到过。

然而，普通人的地位却提高了，因为他或她的宗教体验与有钱有势的人一样重要。有钱有势的人可能是一个宗教人士，但现在，由于个人皈依，把每个人都放在了同一水平上，现在普通人，甚至可能是文盲，甚至可能是非常非常贫穷的人，他们的宗教水平与神父、牧师、传教士一样。所以这些人的地位就提高了。

当然，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情况应该如此。但是，我们已经提到了普通人的第二高地位。普通人，普通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可以在教堂里讲话。

你能想象吗？但愿查尔斯·昌西不会这样。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可以在教堂里讲话，因为他们被上帝感动而讲话，教堂的牧师给他们机会在教堂里讲话或布道。所以现在普通人，普通人，有通常只有牧师或牧师才能得到的机会。

因此，普通人肯定会因这种社会贡献而得到提升，这是第一个社会贡献。所以，好吧，第二个是类似的。第二个是**强调世俗活动**。

毫无疑问。平信徒活动受到重视，这意味着新的领导角色，这意味着领导角色被赋予平信徒。教会中的领导角色被赋予平信徒。

教会的领袖不只是牧师、传教士、牧师，不只是牧师、传教士或神父。教会的平信徒也可以领导教会。当然，公理会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因此，公理会已经由平信徒领导。平信徒已经在管理教会。但现在，由于第一次大觉醒，许多其他基督徒也发现了平信徒的重要性。

我再提一点。宗教生活中的个人独立性。因此，宗教生活是个人的自由选择。

我对上帝说是或否。我有自由选择，可以自由地对上帝说是或否。这表明政治生活中存在独立性。

因为在当今美国殖民地的政治生活中，人们开始说，等一下，也许我们应该给予人民对英国政府说“不”或“是”的自由。也许人们应该像宗教信徒一样，有说“不”或“是”的自由。也许他们在政治生活中也应该有说“不”或“是”的自由。

当然，英国人这样做肯定不可接受。让我说一个吧。我还有时间再说一个。

再说一句。政教分离。还记得公理会、浸信会、罗杰·威廉姆斯和威廉·佩恩吗？

请记住，政教分离已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并且会渗透到政治生活中。因此，政教分离也会渗透到政治生活中，因为我们不希望国家指挥教会做什么。我们不希望国家控制教会。

你不能这样做。现在，请记住，我们说过，今天关于国家教会的讨论已经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我们不希望教会影响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政教分离的真正原因。政教分离的开始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国家像在欧洲那样指挥教会该做什么，以及欧洲战争等等。所以无论如何。

好的。祝福你们。周末愉快。

我们将在周一完成这项工作，然后在周三和周五回顾我们要做的事情。好的。
祝您周末愉快。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关于美国基督教的教学。这是第 6 节，乔纳森·爱德华兹和
第一次大觉醒。